

「你已獲錄取入讀本學院社工系，請注意以下重要事項……」這封長信讀了兩行便讀不下去了。用力一拳打在自己大腿上，真的會痛。仔細核對姓名、地址。這信確實是寄給我的。

一切跡象表明這不是夢，我這個「落魄書生」真的「中舉」了。

我立刻致電母親：「喂！我考入大學了！社工系啊！你聽到了嗎？是社工系啊！」這突如其來的喜悅讓我如置雲端，連話也說不清楚了，只想把這喜悅四處散播出去。前往大學的路似乎是飄過去的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古人誠不欺我。一接到大學錄取通知書，立刻身輕如燕，百病全消，好像一下子年輕了十歲。

這時，母親在長久的緘默後，開口說：「兒子，你今年三十歲了，下個月公司派你去委內端拉工作，回來後便可平步青雲。你不是說已把一切安排好，隨時可以動身嗎？你要考慮清楚，為了學業而放棄你現在光明的前程，是否值得。」

母親的話一矢中的，方才的喜悅如潮水般消退，我似乎又從雲端跌入凡塵，狠狠地摔到冷硬的雲石地板上。站在大學前，猶豫不定，一時間竟不知何去何從。入讀大學是我一生夙願，那四方帽令我魂牽夢繞，不能自已。達成夙願固然可喜，但我早就別了青蔥歲月，失去了「人生難得幾回搏」的銳氣。我有了家庭，有了事業，有了責任，不可以不管不顧，放任自由。我有太多的東西割捨不下，如何能「兩耳不聞窗外事，一心只讀聖賢書？」

不知不覺間，握著信的手微微用力，把這盼望已久的入學通知書幾乎揉成一團廢紙，恰若我現在的思緒，即使舒展開來，也回不到原來的樣子，找不回得知中舉的喜悅。

在這個時刻我想到了范進。他遲暮之年中舉，喜出望外，狀若瘋魔。數十年苦讀，一朝得志。他不顧外界冷言冷語，一心苦讀，最終中舉。他不是被自己逼瘋的，是被科舉制度逼瘋的。而我的經歷與他如出一轍，我甚至比他更年輕，不破不立，我是否應該珍惜這個機會，毅然放下一切，踏上大學之路？我又想起比爾蓋茨，想起喬布斯，想起斯坦福。這些西方的名人都為了自己的事業輟學，開創了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，大刀闊斧，開天闢地，橫眉冷對千夫指。他們都沒有完成大學學業，卻都活得豐盛，活得精彩。

收到獲錄取入學的消息讓我得意忘形，但當最初的喜悅煙消雲散，隨後便是艱難的抉擇和長久的沉思。

運來天地皆同力，運去英雄不自由。少年時命運安排我與大學失之交臂，緣慳一面，如今本已唾手可得，可是命運捉弄，造化威嚴，平添許多波折。

「兒子，無論你最後作出什麼決定，媽媽永遠支持你。」天空似乎因這句話變得晴朗，糾結的心情也豁然開朗。最初收到信的驚喜似乎得到了昇華，我笑著踏上了屬於我自己的道路。